

(英人南賢著)

家失蹤的消息，也時有所聞，因此，有些文人提心吊胆，時刻擔心着自己的吃飯的東西，

雖然沒有明顯當局，但據說是煽動奴隸革命，危害黨國，也就給人「緊急治罪」而被顧主席

想說罷而不能自由地轉
所欲言的情形之下，聰
敏乖巧的人們，便轉攔
抹角，柳暗花明地採取

，但現在的人却說「現代的文章，應從反面看」，這是目下風行一時

民衆，「危害黨國」是要

必無絲毫危險，既合
明哲保身」之旨，又可

何時可爲皇帝？
最妙今晚。

，是何足悲乎，殺頭乃倖
代爾對「梨兒腹內酸」，梨

靜志居詩話，

「又迢迢」，見朱竹宅

，即屁也，押韻
頭有一座大的，伸出

訓古往今來，因為作
文不慎而遭家身之禍
的，就有不少的前例，
遠的不說，單在有清一
代，就不在少數，如吳
了齋朱非正色，吳棫
齋王士禛，「野牡丹」詩
亦稱王，「野牡丹」詩
作者雖然已長辭人世
，但也罪無可誅，居然
被斃了屍，因說了「清
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
」，被認為譏諷大清帝
國，結果也掉了性命命
，因出了維民所止的
文題，被指為有意惹上
「雍正」的頭頂，污蔑
萬歲，罪無可逭，終於
也上了斷頭臺，今年，
江江聲日報編輯劉煥生

幽默諷刺 在生

西，「于會心的微笑」之後，帶一般悲哀的血淚，般使人讀了之後感到一種又酸又澀的滋味，然其好處却在於冷嘲熱諷，諷而不虐，酸和緊鬱的情緒，轉移到人的視線，在幽默的煙幕下，不易引起別人的注意，所以幽默大師林語堂振臂一呼，四方響應，不論幽默也好，諷刺也好，幽默不妨歸到幽默類去，古典先賢的「笑以蔽道」

歌功頌德 不

其位，不謀其政」，
是我國人民一向對於
大事的態度。我們的
部長辭職後也呼着
「老老，國家大事，
請有黨國要人夙夜匪
懈地去治理，凡我國民
要益敬，「忍辱」

「謙抑輸將」「勤謹納稅」
流行，而且藉說史冊
上人多是好亂成性，
所以聰明的秦始皇爲防
禍未然計，就索性把文
六死得一鞭外，現在
我們安內攘外的當局

然也有見及此的，文

如一定要說的話，則「天皇開聖，臣非常之類的歌功頌德的文章，也許可以受到津貼，而有意想不到的好

「這些，不過舉其犖犖嗎？」

「大夫者而言，倘讀者能反三，融食貫通，就可以通用自如了。」

怎麼應付？

「日軍來了，怎麼應付？」

「三十六着，走事爲上。」

「美債到了？」

「中央自有道理。」

「人民反了？」

「該發！大炮，炸彈飛機。」

「中國長官，誰堪爲帝？」

曾文正有聯云：「丈夫當
胸中求福，一言人有困而
著書」，原格言也。
聯有上下聯字相同者
之好讀書不好讀書下聯
不好讀書」按，上聯第
與下聯第一個好字，俱
人真讀書時，每不喜讀
好讀書，不好讀書，爲少
好書不能讀書時，每喜
好讀書，不好讀書，爲老
平意味，包涵無窮。
金聖歎，善滑稽，恃才
負其美，實非其罪也。臨
之，哀哉。子本聰穎，有
之，哀哉我之苦乎，金
「蓮子心中苦，」蓮，佛

元中獨
修德，
亦一好
明徐
個好字
固破讀
故曰
八僧也
悲也，
故曰
吾子
爾屬
惜吾切

家村民社之旗號
不勝枚舉，
里正張錫原，
聞膠州租利於德
地了錢糧爲抗拒
何，張氏自署門
奇勇，不管是何
變相，故能長驅
從前廣州城
華題機帖云，「
佛因緣在」，
感甚多」。

劉官保客，
文忠乘輿僱府前
入蜀，有人附贈
馬」，經濟濟南
輓聯之中，
散知何處」，
云云，「千里關

里里步	婦失桃妻，「遺收其	以，不兵，不民，	舉也，居民尙武，	壯勇，爲衆信服，	村人大憤，以不納	地方官吏，無如之	云云，「吾人盡革澤	風」，「此地乃桃源	山觀音閣，有李棟	大士化身，問誰仙	王遺踪，從古英雄	左文襄宗棠，參	有諸葛之目，宮保	「臥龍」，「文章西蜀	如失桃妻，「遺收其	里里步	
聞風	但爲	兩日	大錢	文著	苦楚	耳	現	詩	一	耳	筆	白	自	耳	現	詩	一

此前有一位詩人，
在壁上題了首詩
在進山門路，抬頭
概，普賢踏青獅，
獅的是白象，但文殊
騎的是白象，並非
那時人就註上一
「兔即象也，押韻
後來給當家和尚發
，不覺技癢，奉和
一，走出山門路，
兩目相視，這首戲謔
放你娘的阿？頭」
來只有人放屁，不
放阿？頭」，那知

「這就是你顛覆我本性的一個原因。」

我不敢親視他的嚴肅的面部表情。我的視線投在他右手中尚剩有一半酒的杯子。

「在你來到此地的六個星期前，我終日狂飲着，藉着酒的力量，來讓我心中神廟中的愁悶，」他頹喪的說着，「我在這半島上，因為四處找尋錫蘭，流浪了幾個年頭，我那廚夫阿仁，和僕役亞魯格，他們也跟着我飄泊了幾年，現在才把他們的白骨，在炎熱烈日下曝曬着，在雨點下洗滌着。」

旦斯柏說完後，依然指着遠遠隱約的山脈，靜靜的不發一言，「你也願一躍這搭故事嗎？」他問。

我表示十分的誠意，請他敘述一切經歷，我能看出他在竭力鎮靜自己，緩緩的道出下面的一段奇聞怪事。

「大約在兩個月前吧，一個土人報告到新嘉坡的一個礦公司，說是有這座的一座大山旁，發現了極丰富的錫苗，於是我就被派送到峇當山脈帶察勘，當然，一個窮途淪魄的人，是沒有選擇一切的特權的，惟有向我的僻壤中去冒險。不過那時我也只有每月有三百元薪水，和有限數目的，貼的誘惑，我就欣然接受了委任，為我決定走向那如地獄的人間去掙錢，而不願嘗試那如乞丐般的生涯，

七個星期前，我來打破了兩入間的峯板說和的人沒有一個願意和他們說那山裡有妖魔，忠勇，奔跑到二十里外招募了華人鑛工來。

「我深信你厭倦這些說：」

我立即答覆他，很同時他也似乎津津樂樂。「好吧，簡捷的說苦力。跑到那發現錫礦，工人飽了不久，就發覺日光下反射出白光來。」愉快，我想立即打電到他們。可是災難立即就臨的帳篷是位置在一條嶺兩旁都是高聳的石壁，發生丁特殊的感覺，有些深渾東西的棲身洞蟬類的動物。我這樣自曲徑山道的兩旁，都是濕，空中充滿了一種潮濕，久久疑聚在空中不散。

「第二天，我會帶這峽道的盡頭，是些最鮮青密覆着的山奇異的痕跡，我的注意跡捉住，我詳細的觀察的影痕很紊亂，好似似的器具，在背上鏟刮而石面上的厚的苔已被破

「他忽然的，意總這故事。」我們帶了地點，果然到了錫伯，在那兒，我也感到無上加，安穩地隨了。我們也許有厚密的森林，地面上很濕潤，特殊的氣味，小道上走了很久，被斜坡，披上苔藓，苔藓上有石，那些抓破了一種尖利，有很多處，那並不像

我忽然發覺動物們的呼吸，那時似乎十足步，奔到岩盤後去，計在晚餐後，分別裝妥，一點鐘得一聲響，我起內，我驚動的發動處這些吶吶聲，那明處的音漸漸的是一隻猛長了，人，異奔下一個個苦力發色個灰黑很多光芒一灣小溪攪取去了

瘡科落葉樹下，用樹枝刮去後，能更清楚的在瘡底發現這些爪痕。這種痕跡是不甚整齊的八角星形以中心約六、七、痕跡所以許是某種體重動物，由於利爪深深陷軟肉內引起起於這種神經過敏的幻覺。

突然完畢，就離開這峽道，說一句奇異感吧，好似有什麼人在注視我，實在的，我神經越敏了，我是放快有日光光的峽道口外，我突然感到感覺很萎靡。但我決將日間採得的錫苗樣品，這工作直使我做到夜深，當我剛預備就寢時，忽聞狂吼，發自附近的帳篷及縛好鞋帶，就奔向呼聲中，還夾雜着那蕭瑟的呼聲，這時阿仁的聲音，這聲去了，我立時感覺得這裏已將阿仁擺去了，於是取到工人們的帳篷裡，那要上同聲的報告我說，從山上來的說，他看見黑暗中有一龐大怪物，身體好像像有進時，這怪物上前將阿仁

「地上的痕，不是虎咬的怪物，究竟是一種什麼利器工具所刺戳的，那缺道尾石坡上所發現的，（不論是怪或是什麼，上人們說：「前家和我的身體，我們或者準備銀質的，（銀質彈能夠擊穿任何身體，馬來和馬峇將樣樣信身。」）我和馬峇將於是照跡，一直尋到山的背後，道的尾端，那裡一切都是自然日光正曬在林梢上，沒有不降陰的氣象，沒有了其他任何有生命存在，一種氣味直衝到我鼻官內，別是一種什麼氣體，是林出的氣味呢？或是什麼野？」

「最後我們在傾斜的足，我發現石坡上的蕪草，抓破新的痕跡，深而且長，想像出，那攀登而上的聲上有一個人的重量，所以動不便，爪印才陷得遲遲不樣自語者。」

「我和馬峇將都準確槍，在靜靜等候着，可見一絲聲音，就連地上的樹寂寂的，惟有森林自身才寂寂空氣中的一切，我們

怪獸。」
「足跡，那正和我在馬路一樣。」
「馬路？將對彈射擊牠，設法殺了牠，牠的種種怪獸的遺骸轉移到峽靜的，離林內總脫飛鳥，也的東面，我不能辨濕地中發的氣味呢。」
「坡下駐了，又現着，我還可以因爲體，在石坡上行，探而長，也，仁仁，我這好野蠻的獵人久聽不到，桑和枯枝也，能感覺到那等候約十分

脫去他的鞋，登時像猿猴而上，已經到邊向上方窺探，「那邊很，牠掉頭向下面，但是上面沒，正仍在爬着，一邊在石的，石上的石，石，向我說：『我要跑，石這條路通到，牠必將驚慌，你準備好槍，』我很難，我退到，殘枝的響聲，音，會將獸聲完，忽得跳下，「天哪！下槍聲，『什麼事，』可我是，將發出聲，斷了，接着，的繁響起來，「馬，馬，到石坡下，面，有一個，動生光的眼

其他馬來人一樣，攀靈活，他緩緩的攀緣石坡的頂端，他由石寬曠，有一條寬路，我，報告他的所見，一個動物，「他一邊說，立刻已爬到石的頂上方，好像站在平面上，他取槍在手，並且又

那小道走一節看看，那裡，假如那獸在這種從從石上躍下，所以牠準好擊牠。」

相信這些，但是我在準石坡約十二步處立著，將槍，在上面踏着枯葉，我那時想，這種沙沙聲定了的，可是我還沒想

「嗶嗶嗶！」

這呼聲之後，就接着兩

馬？」「我高聲呼問着，沒問完，又聽得馬嗶的狂吼，這叫聲忽然中聽到上面的枯葉聲沙沙

「我大聲呼喚着，我跑頭一望，發見石坡的頂黑色的頭，頭上很多閃這種形狀，真是令人駭

[illegible]

暴力下，時不知不覺地，我到了我的兩條寬路。

一切切園按壓際射出幾條流筏，幾條久就倒向他的腰和身極污濁大聲呼的聲響，於是，探那石已先在一個樓子距石坑的屍骸是被掀開着，向我若後到極端恐性的物件的一樣的一個小部份。

立即趕了回去，們一齊收拾帳篷，我就要回到新加坡的任務，永不斷的任務。

旦斯柏忽然想起什麼話來，緊按用什麼話來慰安情注視着我，我幾段故事完全是經不健全的人與他忽然立起步進了他的臥室。我疑他是在恍惚中全一種瘋癲的老第二天早第二天天早對他說：「那部份，一同去探險，可環籍彼德，和我不不得而知，於此許在深林中患幾個月後，加坡中央醫院院旦斯柏也病了，個最難得的果，住我的咽喉——天晝夜亂亂過麼？也許這生出異常高談故事既好講為魯丹，在小部份。雖然

止不說，我也不知，他帶著奇異的神，爲他所告訴我的這片謠言，或是一個神巫中所勾構的一切，將門用力的闔上，口下了箸，或是完

不見了！且斯柏，僕

加坡去了，僕人並且

頭家來時，確有一個

個高大的馬來人，會

是有和他一同回來，

的行蹤怎樣，僕役們

他們猜測，那兩人也

死透了。

我因爲患熱病，在新

醫，看護婦對我講起

的人，她說那人名叫

在這醫院中，那人整

蜘蛛。大蜘蛛猥

一類的話，他實在是一

會和一個大蜘蛛惡鬥

的來類中，也有

樣的來類，所以這

去隨意想像罷，至於

十年前，的確是很少

到現在，才舉例了一

也時有些文詞刻薄的東西。

我聽後的確感覺着慚愧。

「至少在某一點上你是錯了的。」他繼續着說；「認我爲失敗者可，蔑視我可，假如你曾經像一様跑到荒涼寂寞的山窮水盡（『壽山歌』，灰綠色的）中，你也會的。」

「你說的對，」我應着，「我雖然沒有咒罵當局，但據說是煽動叛給革命，危害黨國，也就給人生緊急治罪，」而被顧主席

調，古往今來，因爲作文不慎而遭到殺身之禍的，就有不少的前例，遠的不說，單在有清一代，就不在少數，因談了『稱朱非正色，異種爲『野牡丹』』詩，作者雖然已長辭人世，但也罪無可逭，居然被戮了屍，因詠了『清風不誚字，何故亂翻書』，被認爲譏諷大清帝國，結果也送掉了性命，因出了『維民所止』的文題，被指爲有意殺去「雍正」的頭顱，污蔑萬歲，罪無可逭，終於上了斷頭臺，今年鎮江江聲日報編輯劉煜生雖然沒有咒罵當局，但據說是煽動叛給革命，危害黨國，也就給人生緊急治罪，」而被顧主席

幽默諷刺 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社會裡，一肚子就有半肚子的牢騷，若人而非曉吧？有時總難免要說說自己已要說的話，但在這想說話而不能自由地暢所欲言的情形之下，聽那些乖巧的人們，便慷慨地採取抹角，柳暗花明地探取時人們願餉你以半杯烈酒，不能給你一盤或是一席席的青蔥，冉冉飄升到空虛的興趣，這又喚侍者在裡，添滿了酒，彼此默

「可是牠們一窩的臥的地方」，這時我很給我的深潔豬或山羊的飲着。

牠們好巧的衣裳，看上去好像是一朵美麗嬌嫩的玫瑰。其實是有毒有刺的東西，「你貪心的微笑之後，帶一般悲哀的血泥般使人讀了之後感到一種又酸又苦的滋味。」然其極度却在於於熟熱誠懇而不虛假和緊要的情緒，轉移人們的視線以幽默大師林語堂振臂呼，四方響應，不論幽默也好，諷刺也好，聖不妨歸到這類去，古聖先賢說，文可以載道——但現在的人卻說「現代的文章，應從反面看」，這是目下風行一時

是野豬爪的，絕不是笨的，假如是一雖然比豬的城上行動，在石坡下發掘成由羊的

歌功頌德 不

其偉，至謀其政」，
是我國人民一向對於
事的態度。我們這
部部長辭職後也呼着
「老李，國家大事，
當然有黨國要人夙夜匪
懈地治理，凡我國民
要能『靜靜』，『忍辱』
，『謙讓輸將』，『避讓納稅』
就行了，而且藉說史冊
上的人多半是好亂成性，
所以聰明的秦始皇爲防
禍未然計，就索性把文
六坑得一乾乾淨，現在
我們安內攘外的當局，
自然也有見及此的，文
質彬彬的文人要愛談國
家大事，關於有惹觸動
民衆，『危害黨國』是要

痕，因爲這石坡很傾斜
的豬類動物攀緣得上的
馬來亞產的山羊的話，
是極其不便的，最後我
許多足跡，但並不是野
爪蹄痕，那是銳利的爪

「『每一個人都被惡魔征服了。』」

「黑馬將哥問我勸慰他們的安全，這是一仍不能鎮靜下來，當然，這是一仍沒有一個人都靠近我，促迫我進去的時間。我就坐在他們的中心，當陽光剛透出的時

「這些，不過舉其犖犖大者而言，倘讀者能一反三，融會貫通，就可以通用自如了。」

怎麼應付？

「日軍來了，怎麼應付？」

「三十六着，走事爲上。」

「美債到了？」

「中央自有道理。」

「人民反了？」

「該殺！大炮，炸彈飛機。」

「中國長官，誰堪爲帝？」

蔣介石：「何時可爲皇帝？」

最妙今晚。

「鐘，我想攀登沒有補足的要領，他說他的煩，他說他有不着同石坡旁，鑿登石坡旁的突出的部份伸入石坡」

窮生 文 請

曾文正有聯云，「丈夫當
胸中求穩，」言人有困而
著書，」原格言也，
聯有上下聯字相同者
之好讀書不好讀書下聯
不好讀書」按，上聯第
好讀書，不好讀書，爲少
好讀書，不好讀書，爲老
平意味，包涵無窮。
金聖歎，善滑稽，特才
良其災，實非其罪也。臨刑
之，哀極，子本聰穎，有一
之，爾知我之苦乎，有
「渾子心中苦，」遠，憐
，子方悲號，久而未答，
是何足悲乎，殺頭乃猶
，不知我之苦乎，有一
代爾對「嬰兒腹內酸」，
石破，可是感覺絕對
，馬將也等都不耐
，到石破上面，察得石
上的痕跡，他說他能從
去，他說時正指著石
樹根，那些樹根，是一
將有多數在背上，

九中國
修德，
亦一好
個好字
固破讀
故曰
八情也
悲也，
故曰
物，故
其子
吾不
爾屬
借音切
日，凝
快事，
離，亦

那東西分明是一隻大蜘蛛，好像德蘭羣島，（蘇格
那像德蘭羣島，（蘇格
的小馬一般大，牠斜傾
想跳下石坡，要向我撲
感覺極度惶恐，於是立即
垂落了牠的一隻腳腿，可
上，很有下墮的神情，我

家村民社之旗號
不勝枚舉，沈
里正張錫元，萬
開膠州租界於德
地了錢糧爲抵抗
何，張氏自署門
奇勇，不管是何
變相，故能長驅
從前廣州城
華題機帖云，「
佛因緣在」，「
感甚多」。
劉官保容，
文忠乘輿登府
入謁，有人附贈
馬」，經濟南
轎聯之中，
散知何處，
四云，「千里關
雨一番啼」，其
滄一「羣羊拂
滄志居時話，

<p>以抱，居民尙武，不兵，不民。</p>	<p>山觀音閣，有李棟大士化身，問誰仙王道貽，從古英雄。</p>	<p>左文襄宗棠，參略有諸葛之目，宮保文章西蜀雙龍。</p>	<p>如失機要，「雲收雨歇千崖可傷」。</p>	<p>「一風」，「一風」，「一風」，「一風」。</p>	<p>「一風」，「一風」，「一風」，「一風」。</p>	<p>「一風」，「一風」，「一風」，「一風」。</p>	<p>「一風」，「一風」，「一風」，「一風」。</p>	<p>「一風」，「一風」，「一風」，「一風」。</p>
<p>到則大錢，一雨日，文萃，苦荬，白粉，筆。</p>	<p>到則大錢，一雨日，文萃，苦荬，白粉，筆。</p>	<p>到則大錢，一雨日，文萃，苦荬，白粉，筆。</p>	<p>到則大錢，一雨日，文萃，苦荬，白粉，筆。</p>	<p>到則大錢，一雨日，文萃，苦荬，白粉，筆。</p>	<p>到則大錢，一雨日，文萃，苦荬，白粉，筆。</p>	<p>到則大錢，一雨日，文萃，苦荬，白粉，筆。</p>	<p>到則大錢，一雨日，文萃，苦荬，白粉，筆。</p>	<p>到則大錢，一雨日，文萃，苦荬，白粉，筆。</p>

此前有一位詩人，
個古寺裏，詩興
在壁上題了首詩
是進山門路，抬頭
望，普賢菩薩青顏，
刺白兔，但文殊
騎的是白象，並非
騎的時人就註上一
「兔即象也，押韻
來」
後來給當家和尚發
覺，不覺技癢，奉和
一首，走出山門路，
注目覷，這首戲謔
的阿「頭」，那知
也就註上一筆「阿
頭」，即底也，押韻
與有一座大的，伸出
洞的樣子，洞口輪
的樣樣被咬破，屍
體被吸盡了血的
因為很多白骨，大
小付猿猴的骨架，完
一個人的整付骨架
條藍色的中國式彈
簧，像得重病似的

成陸凡貌

本報各

柔佛馬六甲
東馬新豐盛
班卓辛漢香號
峇株巴轄南洋公司
麻坡酒店

▲英屬馬來亞▼

吉隆坡廣衛生
金保埠裕豐號
宋溪埠羅有隆
怡保邱成
打巴埠志成

▲荷屬羣島▼

本報各

柔佛馬六甲
東馬口
班卓
峇株巴轄
麻坡

▲英屬馬來亞▼
佛生堂
何為奇
民生會
新豐號
廣香號
南洋公司
南洋酒店

吉隆坡 廣衛生
金保埠 羅國康
宋溪埠 裕豐號
怡保 邱有九
打巴埠 志成

▲荷屬羣島▼